

## 第十五回 辛光祿事憂差再暗訂前盟 甘探花心不變偏硬辭貴聘

詞曰：

蘿菟美相牽，我愛他憐，誰家野草忽胡纏。縱使根栽金屋裡，也是徒然。  
恐怕失前緣，後約重宣，誰知金玉自心堅。一任侯門絲幕好，絕不輕聯。

右調《浪淘沙》

話說甘頤別了黎青，回到舟中，又加添船銀，叫他送進京去。水程盡了，又催車馬早行。在路耽耽擱擱，直到新正，才到得京中。因憶黎青之言，便另尋了寓處住下。安定了行李，又到禮部去投過文書，報過名，將春闈之事，打點停當，方尋到辛光祿的私寓來拜見。

這光祿寺，雖是個卿貳衙門，卻係冷曹，無甚大政。正閒在家裡，忽傳報甘相公到來，忙叫辛解慍出到門前，迎了進去，自卻立在大廳上等候。三人一見，便彼此互相稱喜，交相拜賀，拜畢、坐定、茶罷，辛光祿就先歎說道：「天下事，榮辱得喪最不可期。我學生自甘放棄久矣，乃蒙聖恩憐念，又命待罪於此。小兒童年，又僥倖一第，得附驥尾，皆可謂叨聖世之榮矣。只可恨小女緣慳，一時匆匆草草，誤乘鳳去，甚為不愜意耳。」

甘頤聽了全不驚訝，只打一恭道：「是。」競不細問緣由，辛光祿見甘頤不問，也不好復說，只說道：「甘兄如今是至戚了。為何不來此同寓，明日也好挈帶小兒入場，卻又另尋下處。」甘頤道：「晚生初至京師，不識道路。入城時，車馬倥傯，不能久待，只得就隨便住下，方來進謁。雖未附居，卻幸相去也還不遠，朝夕尚可趨侍。」辛光祿因命留飲。飲酒中間，只說些科場中的事務，並不提起辛小姐之事。飲到抵暮，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雖然關至戚，各自有深情。

只為深情定，聞驚故不驚。

兩下別去不題。

卻說這暴六公子，娶了綠綺來家，認真是荊燕小姐，歡喜之心，也形容不盡。今見丈人辛祭酒又升了光祿少卿，阿舅辛解慍又中了舉人，回到京中。自以為是嫡親愛女的嬌婿，至親骨肉，便朝夕往來，百般加厚。請了酒，又請酒，送了禮，又送禮，沒三兩日不自來問候。辛光祿見他這般優禮，怎好說出不是親女兒？只得將綠綺認做親生的一般，時常去看視。

不期這暴六公子，有個同胞的妹子，叫做窈娘。今年才十七歲，模樣兒雖也生得紅似花，白似玉，然是北人，終沒那些嫵媚的丰姿，嫣然的體態。父親暴雷愛之過於至寶，因要選擇個佳婿，故耽擱下來。不期自又忙忙出征去了，無暇及此。這窈娘在家中，見哥哥暴文在南邊娶了個才美的女子來為妻，十分美麗，便也動了個念頭，要選擇個南邊的才美女婿。自不好開口，只得悄悄與母親說了。

母親因與兒子暴文說了。暴文因回復母親道：「孩兒因送父親，身到南邊，故湊巧娶了這個才美媳婦來。今孩兒坐在家裡，縱有才美女婿，叫孩兒哪裡去選？」母親道：「也不在一時，你但留心選擇便了。」暴文因有此言在心，忽辛解慍中了舉，進京來會試。前番看見他年又輕，人物又美；今又見他中了舉了，自然有才，便思量要為妹子攀他。因請辛光祿父子吃酒之時，暗暗叫母親與窈娘窺看。窈娘看見，十分中意，與哥哥說知。

暴文過了幾日，遂央了兩個有勢力的大臣，來與辛光祿說親。辛光祿因回說，已納過聘了。問是誰家。辛光祿因說是蜀中甘氏。又問為何結親直到蜀中。辛光祿道：「因門生王蔭在蜀中做知縣，看見這甘氏才美，故撮合聯姻。」辭便辭去了，暴文還有三分不信。辛光祿因辯說道：「賢婿不必多疑，我與你至親怎肯說謊。況這甘氏的令兄甘頤，已中了四川解元，少不得要進京來會試。來時，少不得要會親。相會時，便自然明白了。」故甘頤一到，辛光祿就接他同住，以便時時相見以證其言。不期甘頤受了黎青之戒，竟另自住了。

這日辛光祿送了甘頤出門，就進內與兒子商量道：「方才甘不朵，我只道他聞了姐姐嫁人之言，必要許多不平之鳴，我便好微露其意。他竟然默默道是，此何意也？」辛解慍道：「他想是在揚州過，打聽得嫁信確了，此時為不平之鳴也無益，故默默不言以明高。再不然，今日初到，不便牢騷，故蓄子心以有待。」辛光祿道：「俱非也。我看他竟似看破我們的機關，不欲顯言，以壞乃公之事；又不欲深辯，使人笑其呆。故但唯唯諾諾，以明其兩不受人愚弄耳。就是不來同住，亦此意也。」辛解慍道：「父親明察，可謂深得其情。他既胸中了然，又不多口，便聽他生生疏疏，以待後之消息，也是妙事。只是許了暴公子會親，若不一會，惹他又生疑慮，則非算也。」辛光祿道：「會親容易，只消治酒相請，難道他好不來？他既另有寓處，且去拜過，再作商議。」

到次日清晨，先是辛解慍去拜。傍午，又是辛光祿去拜。拜過，甘頤又叫人送了王知縣的書來。辛光祿接了一看，卻是兩封。一封開看卻是報他已經納聘之事。再看這一封，只見內中千言萬語，諄諄懇懇，皆是為甘頤求親之意。

辛光祿暗想道：「他已知我女兒嫁人，又投這封求親的書與我何為？由此觀之，他已看破我們的圈套明矣。」遂發帖請他來洗塵。甘頤也要回不來，卻又怕十分露相，只得許下來。雖說來，只挨到薄暮才來。來便上席飲酒。飲了數巡，辛光祿因說起道：「敝門人書來，諄諄道及尊舅姻事。只可恨事多變更，辜負了他一番美意。」甘頤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正喜事多變更，只求老親翁大人，存此一片見憐允諾之心，則雖辜負而亦未為辜負也。此時且聽之可也。」辛光祿聽了，佯為大笑道：「尊舅何高識遠見如此？難得難得。」又飲了數巡，辛光祿又說道：「小婿暴霧隱，久聞尊舅大才，渴欲領教，我末親已許他一會。今尊舅初到，恐不耐勞，稍寬數日，當再奉約。」甘頤道：「暴令坦處，既忝至親，禮當往謁。但念場期甚迫，心神惕然不寧，往謁恐不快暢。求老親翁大人代為一言，容場後修候，則感垂諒不盡。」辛光祿道：「這個使得，但會是必要一會的。」

說罷，又談了些詩文的閒話，又飲了多時，方才謝別而去。一路暗想道：「我方才變更之言，說得他大笑起來，又贊我高識遠見，則此中定有隱情，已破黎瑤草參破矣。但黎瑤草苦苦戒我莫見暴公子，辛公又定要我會他，不知又是何意？據我想來，辛小姐若果有隱情，這暴公子見之何益，莫若只是避之為妙。」因有了此意，恐怕撞見，便只推要靜養看書。連字家也來拜。

倏忽之間，已是二月。場期到了，遂忙忙約會了辛解慍同入場去。倏忽之間，又完了三場。辛光祿就要發帖請會親，甘頤又推場中辛苦了，身子不自在要養養，再求寬數日。及過了數日，辛光祿又要發帖請時，又因暴公子家有事，只得又挨了幾日。早已場中發榜，報人來報，甘頤高高中了第二名，辛發也高高中了第三名。

辛光祿見報，不勝之喜。一時賀客填門，忙忙料理，遂將會親之事擱起。會親之事雖然擱起，而中第二名的甘頤，就是中第三名辛發的舅子，郎舅同登，早有人詫為異事，傳入暴公子耳朵裡。

暴公子見舅子辛發中了，豈有不備禮來賀之理？既賀了舅子，遂因親及親，也備了一副厚禮，來拜賀甘頤，甘頤雖要推辭，卻因禮儀到門，推辭不得，只得歡然接見。坐定就說道：「末親一到京，就要進謁尊親，只因場事繫心，故托敝親家告罪，求緩至場後。不意托庇僥倖，正欲走謁，怎敢反辱先施？又蒙嘉旣，何以克當。」暴公子道：「久慕大才，渴欲識荆。前聞駕至，即欲仰攀，因家岳道及正當養銳之時，故不敢混擾。今恭喜大捷，不勝慶幸，特此申賀。」此時賀客紛紛，說罷，不及再敘，也就出來了。

甘頤見暴公子來拜賀過，只得隨來答拜。拜過，暴公子隨即下請帖，請丈人、阿舅並甘頤賀喜。辛光祿並辛解慍俱應承赴席，豈容甘頤一人獨辭之理。到了正日，只得隨著辛光祿與辛解慍同來。

暴公子大吹大擂，迎了入去。迎到大廳上，行禮畢，就定席：東一席請辛光祿太師位坐了；上兩席請甘頤與辛發並坐；下一席自陪。坐席定，筵前獻酒，階下奏樂。

侯伯家的筵席十分豐盛，與眾不同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方勝堆成五老，高糖列作八仙。茶食千層，層層鶴鹿；麻酥萬束，束束鴛鴦。案果多般，金鑲玉裹器，先事安排；家雁一隻，錦衣花帽人，當面披割。階下鼓，平擊四時歡；筵前樂，先奏普天樂。打院本，郎末聲，唱出陳半階獨升仙；跳隊子，啞巴戲，裝成小秦王三跳澗。唱一出，吹一出，節奏無差；歌一回，舞一回，關目自在。翻席後，老庖人重獻羊羔美酒；促坐時，小侏兒細奏弦索琵琶。真是世上繁華，無處可如京輦地；人間富貴，有誰得似列侯家。

暴文雖在廳上陪辛光祿與辛解慍、甘頤對飲，飲得盡興而歸不提。卻已早約下母親、妹子在廳後窺看。母親與妹子窺看甘頤、辛發，烏紗白面，就是一對玉人，十分羨慕。一等外面酒散了，就請了暴文進去，與他商量道：「你媳婦的兄弟辛大舅既說定了這甘家的妹子，有了親事，這也罷了。但你舅子的舅子，那姓甘的，人物也不在舅子之下。況也中進士，又高你舅子一名，諒也是個有才之人。何不央人說合，就將你妹子嫁與他，也不差甚麼。你須留心去講。」暴文道：「那個姓甘的，更有才名。得能嫁他，可知好哩。他比我舅子長兩三歲，但只恐怕他也有了親事。待孩兒去一訪便知。」

略挨得兩日，就來見辛光祿道：「令郎大舅既已聘了甘氏，小婿怎敢復爭？但這甘兄，人物才品，也近乎大舅。小婿不得明珠，便思美玉，意欲將舍妹為東牀之薦，敢求岳父大人鼎力一言。這甘兄既與令郎至親，再無不從之理，故特來拜懇。」辛光祿聽了，心下暗著一驚，因佯說道：「這到也好，但只恐他也有了親事。既賢婿托我，我當請他來細問。倘有好音，我即著小兒來回復。」暴文歡喜而去。

辛光祿因暗想道：「女兒擇婿數年，止選得甘頤一人。雖未經聘定，然我向日已隱隱許可，他又戀戀不移，昨日又央王知縣苦苦來求。雖為此事相礙，不敢明明應承，然女兒之婚，舍下他斷無別人。況女兒此時，又不便他求。欲要暗自與他說明委曲，又因婚姻大禮，曖昧通言不成個道理。欲要托個心腹為媒，與他說明就裡，卻又一時無個心腹可托之人。欲待隱而不言，明日又恐為暴氏求婚，恐他糊糊塗塗，不便答應，錯誤了事機。」正躊躇無計，忽報同年施提學老爺任滿回京覆命，特特來拜。辛光祿聽了，不勝之喜，慌忙迎接進去相見。

相見過，各敘別後的行藏，一時悲喜交集。辛光祿就命備飯。施宗師因與辛光祿是同門相好的弟兄，也就坐下不去。須臾酒至，二人對飲。飲下半晌，偶說起考文之事，辛光祿因說道：「貴門生甘頤，聞他已為府棄，虧年兄鑒拔，今果聯登，足徵年兄藻鑿精明，拔選公正矣。」施提學道：「此事遠在蜀中，年兄為何得知？」辛光祿遂將他遊學揚州，與兒子詩酒相得，並求他令妹為婚之事，細細說下一遍。

施提學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甘生，小弟見他一首詞、三篇文章，便斷他是科目中人。今能奮發青雲，可謂不負我之所賞。但有一言，令郎既聘他令妹為婦，小弟聞令愛才美過人，何不納為東牀。」辛光祿見施提學說著他的心事，遂將左右叱退，細細將原已有意擇他為婿，不期遇暴雷為兒子慕名求婚，一時畏禍回他不得，又悄悄將移花接木之事，也說了一遍。「故昨日敝門人王知縣有書來代他求婚，小弟因在嫌疑是非之際，不敢顯言，只得含糊答應。今不料暴婿不知就裡，轉來求我作伐，要為他妹子納甘生為婿，我欲直直去言，又恐他不達我之隱情。我欲先通知我意，正苦無一可托我言，言而彼信之人。今喜幸得天賜其便，恰恰到來。他聞知年兄到了，自來進見。進見時，望年兄將小弟之情，密示於他，使他安心以俟。我明日為暴氏求婚，他便好料理回辭矣。」施提學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但只是明日怎生嫁娶？」辛光祿道：「此地斷乎不便，只好悄悄送至蜀中矣。」施提學道：「必須如此方妥。」二人議定，又飲了一回酒，方才別去。

施提學方回寓所，只見甘頤進士早訪知消息，已坐在寓處候見。彼此相見，喜之不勝。甘頤向施提學大拜了四拜，致謝道：「門生若非恩師提拔，此時尚不知飄流何所，焉有今日。」施提學道：「此皆賢契大才，本道不過不敢失才耳，何恩之有。」拜罷，二人師生坐定，又問些場裡文章之事，又講講殿試對策之事。說完各項，施提學方避開衙役，悄悄將辛光祿之言，細細與他說了。

甘頤一向雖聽了黎青之言，有七分信，然見毫無蹤跡，尚有三分疑慮。今見施提學說明辛光祿就裡，又許定嫁他，不勝之喜，因笑說道：「門生自從聞信，就疑此中有故，今果然矣。」施提學道：「聞他嫁娶昭彰耳目，賢契為何尚疑？」甘頤道：「門生因思辛小姐乃千秋才女，豈肯輕易從人，辛親翁何等氣骨，豈肯受人挾制，故疑此中定有妙用。是以長望明河，未曾轉眼，今果李去桃存，赤繩又復繫係，方信才智明哲之有真耳。快何如之。」施提學道：「此固妙矣。但暴氏求婚之事，賢契也要打點一回。」甘頤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回已經有聘便了。」施提學道：「他們侯伯人家做事，內裡有人，定要搜求到底，不是泛然可以回得。倘問到其間，二三其說，便是惹他苦纏矣。莫若說明姓氏地方，一口執定不移，使他信以為真，便自然絕望了。」甘頤道：「老師大教最是。現今催刻履歷，門生因未有定，故未發刻。今既要證實其事，不知可敢一筆竟填了辛氏？」施提學道：「此時若不填明，後來少不得要嫁娶。到嫁娶時，又改姓名，便顯然是弄假欺人，便有許多不妙了。」甘頤道：「寫定固好，但恐辛姓，恰又相同，動其疑耳。」施提學道：「辛公不聞更有他女。蜀中豈無辛姓？這也不妨，苦慮無徵，就指稱本道在任時，作的斧柯，亦未為不可。」甘頤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得老師一證，雖質之大廷，亦可也。」遂辭了回來，竟叫梓人，將履歷上刻了已聘辛氏。

施提學與甘頤說明，遂回復了辛光祿。辛光祿又見暴文著人來催，遂帶了暴家家人跟轎，來見甘頤說道：「末親今日持來成就尊舅一樁喜事。」甘頤道：「晚生薄福人，不知有何喜事？」辛光祿道：「小婿暴霧隱有一位令妹，今年才一十七歲，生得儀容絕世，真不愧窈窕淑女。多少公侯貴介相求，俱不允從。因敝親家有命，要擇一個南方才美佳婿。今見尊舅，青年高發，又才美出群，故托末親，敬為月老。此段婚姻，美如錦片。尊舅宜慨然許諾，勿辜雅意。」甘頤聽了，佯為錯愕道：「薄劣書生，得入公侯之幕，吹鸞鳳之簫，真可謂良緣奇遇矣。但恨窮儒寒賤，早已久聘糟糠，為之奈何。」辛光祿聽了，也佯為錯愕道：「原來尊舅也聘了，莫非還不確？」甘頤道：「婚姻大事，未確怎敢妄言，」因取出一本新刻的履歷來，送與辛光祿道：「親翁大人，請看便知。」

辛光祿接了一看，只見上寫著祖某人，父某人，母田氏，妻已聘辛氏，妹已受辛某之聘。因大驚道：「既已刻上履歷，這是真了。卻怎生區處？」因又沉吟半晌，復對甘頤道：「不知此事尚可挪移否？」甘頤道：「夫妻，五倫之首。就是寒賤時，亦不敢輕易挪移，況今已遭蒙聖恩，忝列臣子，倘有差訛，朝廷禮法豈肯相恕？況此婚又是貴同年施老師為晚生作的伐，可問而知。總是書生命薄，遇而不遇。敢煩親翁大人轉致令坦，容廷試後，負荊以請。」

辛光祿無法，只得取了那本履歷，起身而別。回到私街，遂寫了一個帖子，並履歷交付與來的家人道：「可拜上公子，說我方才苦苦去說，爭奈他已經聘過，無法奈何，只得回復公子。」家人領了帖子並履歷，去回暴公子不題。

這邊早忙忙亂著殿試。殿試過，甘頤列在一甲第三，中了探花。辛發已擬是二甲第一。不期有一相臣，與辛光祿不睦，恐怕他選入翰林，遂將辛發卷面添了一畫，竟改做三甲第一。報到辛衙，辛光祿心下不悅。及見甘頤中了探花，又暗暗歡喜。

且說暴公子見甘頤也聘定過了，甚是不快。後又見甘頤中了探花，一發懊惱。又見履歷上，刻著已聘辛氏，因想道：「為何也是辛氏？莫非蜀中也有辛姓？」又想道：「既是蜀中又有辛氏，為何書中又說是這邊施宗師作伐？此事尚有可疑，我須差人去細細一訪，方見明白。」只因這一訪，有分教：半明不滅雲中月，似有如無鏡裡花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